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红一方面军卷

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红军长征纪实丛书



红一方面军卷

9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本册收入第八至第九部分文章 76 篇

榜罗镇

陆定一

昨晚的通知，今天清早5点钟，开全支队连以上的干部会。之所以挑选这样早的时间，是因为避免国民党飞机的轰炸。这些飞机总是9点钟以后在天空出现的。

蒙蒙的细雨，天还没有完全亮，一切都还是暗沉沉的，连稍远一点的房子都遮在阴暗的雾里，更不用说四围的天色。我们——支队政治部的干部们，在街上走，走到会场上去，通过鼓楼的下面时，有人把电筒打亮了。街上的许多房屋中露出灯光，住在那里的同志，大概已经起身，匆匆地到会场上去了。

“支队直属队的在那里集合！”

我们在一个小学的门口排起队来。司令部、供给部、电台等的同志们都来了。集合之后，我们走向会场去。

这是一个露天的空场，是晒麦的场子。四周围着矮的土墙，两个角上堆了两大堆麦草，两堆麦草的中间，放了一张桌子，几个小凳子，桌子前面就排着到会者的座位。这是一捆捆的麦草，以桌子做中心排成弧形。那么一条弧形，就像半个水浪，向外开拓出去，直到矮墙为止。

一纵队（一军团）的同志们，已经先到了。坐得很整齐，占据了全会场的一边，正在吸着烟和谈笑着。

“你们过了时间。”他们之中有人向我们招呼。

“哪里？还差十分钟才是5点。”我们也有人回答。

于是，久不相见的同志们，熟识的同志们，共同战胜了无数险山恶水雪山草地的同伴们，互相握手，敬礼，寒暄，直属队的同志们到处乱走乱坐起来。

“不行！不行！直属队的干部同志要守秩序！”

“坐到这边来，把那边让出来，给二纵队（三军团）的同志们！”
这样的喊声维持了秩序，余下一部分同志仍在谈着。

“五团昨天打开了土围子，只轰了几迫击炮，土豪就投降了。”

“昨晚我们听到炮声，还以为有什么敌情。你们打土豪围子也不发个通知。”

“哈达铺到这里的部队情形怎样？减员多少？”

“给养是大大改善了，四团他们差不多天天会餐。”

“……”

很冷，风挟着雨，扑到人们的脸上，钻进袖口和领口里去。许多人露出瑟缩的模样，有些人却挺起胸膛，唱着歌。四围依然是苍茫一片。

二纵队的同志们，宿营在我们的后面，要走三四十里才能到。他们是半夜两点钟就集合出发，走过那极长的山脊——有七八里长，却很平坦，没有树木——因雨路滑，直到6点钟才到。

因为他们走在后面，给养上，没有走在前面的部队好。许多还穿着从藏人区域里带来的“氍毹”做的衣服。这种布是藏民用羊毛织成的，不软熟，很粗，有白色的，有赭黄色的，有青灰色的，做成军装和大衣。纽扣是用布包着铜元做成的。这种衣服，在今天恰是“当令”，因为透不进雨。还有些同志穿着用羊毛缝在布里的“棉衣”，脚上穿着用一块牛皮裁成的“草鞋”，这些都是经过藏人区域的纪念品。

在会议上，支队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司令员彭德怀同志，党的书记洛甫同志和副司令员林彪同志，都讲了话。好在飞机不能来，我们是尽有时间的。

“这样的会，是二次战争以来所没有开过的。……我们经过了藏人区域，在那里是青稞麦子，雪山，草地，我们受了自有红军以来从未有的辛苦……我们突过了天险的腊子口。我们重新进入了汉人区域。我们渡过了渭河——姜太公钓鱼的地方。……现在，同志们，我们要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去。我们要会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的弟兄们去。……陕、甘革命根据地是抗日的前线。我们要到抗日的前线上去！任何反革命不能阻止红军去抗日！……我们出了潘州城以来，已经过了两个关口——腊子口和渭河，现在还有一个关口，就是在固原、平凉的一条封锁线。这将是我们的长征的最后一个关口。……同志们！努力吧！为着民族，为着使中国人不做亡国奴，奋力向前！红军无坚不摧的力量，已经表示给全中国、全世界的人们看了！让我们再来表示一次吧！同志们，要知道，固然，我们的人数比以前少了些，但是我们是中国革命的精华所萃，我们担负着革命中心力量的任务。从前如此，现在亦如此！我们自己知道如此，我们的朋友知道如此，我们的敌人也知道如此！……”

庄严的空气，团结一致的精神，笼罩着整个的会场，这个露天的，毫无装饰的，风和雨在飞舞着的会场。人人在谛听着领袖们的讲话，热血沸腾着，寒冷悄悄地逃走了。

于是演讲者说到我们部队中的“毛病”，指出要整顿纪律，首先是军纪风纪。“我们在藏人区域，因为没有油吃，每个同志都是成天觉得饥饿，成天在吃东西，坐了吃，睡了也吃，走路也吃，甚至上茅厕还在吃。脸上不是因为吃炒粉弄得满嘴白胡子，就是因为吃炒青稞麦，弄得满脸乌黑。这不过是一个例子，说明我们的纪律不好。现在环境不同了，要把纪律大大的整顿，要教育，要不怕麻烦，讲了一遍又一遍，要干部自己做起模范来！”

开完会的时候，已经是中午了，我们才回去，把早饭和中饭并在一餐吃了。二纵队政治部的同志们，受了我们的招待。吃饭的时候，我们

谈着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事情。

贾拓夫同志，他是陕北的人，告诉了我们刘志丹同志过去的情形。我们那时仅在沿路取得的国民党报纸上知道一些陕北的事情。那边有二十六军，后来又有个二十七军。鄂、豫、皖来的二十五军像已与他们会合。山西的阎锡山从大连受了日本帝国主义教训回来的时候，竭力提倡“防共”，说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共产党如何的了不得，有“不用武力而日益扩大之势”。还有所谓“开辟队”，“由一村而开辟三村，三村开辟九村，九村开辟二十七村”。这些神话，也帮助我们了解一些北方的情形。至少土地革命成了北方民众的要求，已经没有人可以阻止它了。

“报告！”一个通讯员大声喊着。

他送来一个命令，我们军明天进驻通渭县城。这是我们进甘肃以来占领的第一个城市。

二纵队的同志们辞别了。我们也准备明天出发。

选自人民出版社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
人民出版社1955年5月第1版，1958年4月第4次印刷，第
411—415页。

毛主席鼓励我们前进

胡安吉

在长征的艰苦日子里，不论是浴血奋战，或是跋涉行军，我们总感到有一颗伟大的心在温暖着我们，有一双巨大的手在指引着我们。这就是毛主席。因为，一到最困难的时候，毛主席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也立刻会从他的身上获得战胜一切的力量，奋勇前进。最使我难忘的是毛主席在甘肃东部给我们讲话的那一次。

那是1935年9月，中央红军越过雪山草地，来到了通渭。自从离开中央苏区以来，由于连续的战斗、行军，同志们的体力都已消耗殆尽。部队中，不仅行军掉队的现象很严重，而且大伙思想上的疑虑也很多：“到哪里算个头呢？”“哪里是我们的目的地？”已成为大家谈论的中心。

部队迫切需要很好的休息一下，可是敌人不允许。我们必须迅速地通过西（安）兰（州）大道和平（凉）固（原）大道。因此，上级决定在通渭休息一天，继续前进。就在休息的这天下午，我们红一大队卫生队，忽然接到了支队召开副排长以上干部会议的通知。

会场设在城东的一个小学校里，校舍不大，泥土地。整个会场除了摆了个讲桌以外，再无其他陈设。我们200多人，搬来许多石块、砖头当凳子，坐在屋子里。有的在互相摆谈着自己部队的情形，有的在估计着开会的内容。

坐了一会，聂荣臻政委陪着毛主席来了。顿时，整个屋子鸦雀无声，

每个人都异常兴奋地注视着毛主席。

毛主席那魁梧的身体，显得有些消瘦了。他慢步走进会场，带着慈爱的笑容扫视了一下所有的人，然后微笑着问道：

“同志们好！”

“主席好！”我们的回答是那样的响亮、整齐，就像是一个人喊出了他很久就埋藏在心里的话一样。

毛主席微笑着，向我们摆了摆手，然后使用他那宏亮的声音从容地开始了讲话。他讲了很多，从长征的意义，讲到敌人的失败，我们的胜利。许多没有参加开会的同志，听说是主席在作报告，也都纷纷赶来听。顿时，小学校的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

毛主席说：“你们从去年10月到今年9月，已经经过了十个省，走了两万余里，打垮了敌人的前堵后追，战胜了种种困难，你们都是革命的珍宝，是民族的精华。同志们都很辛苦了，可是我们还要加一把力，明天还要继续前进！”

毛主席刚讲到这里，有的同志便问道：“主席，我们要到哪里去呀！”

毛主席丝毫没有因为有人插了他的话而不高兴，他非常和蔼地回答道：

“到抗日最前线去。我们首先到陕西北部与陕北红军会合，然后，哪里有侵占我们国土的日本鬼子，我们就到哪里去消灭他们。”

“到陕北还有好多路呀！”一个人问开了，又有人问起来。

毛主席回答道：“千把里路。如果每天走60里路，17天就可以走到。怎么样？行吗？”

“行！每天走70里也可以。”

“每天走80里吧！争取早到早去打日本鬼子。”

会场上更加活跃起来。仿佛大家不是在听主席的讲话，而是同自己的战友在谈心。

毛主席看同志们热情很高，又向同志们详细介绍了陕北的情况。

最后，毛主席说：“我写了首诗读给你们听听，不知行不行！”接着，毛主席便雄壮地朗诵起来：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随着毛主席的朗诵，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高入云霄的五岭山脉；仿佛又回到那惊涛骇浪的金沙江和大渡河畔；仿佛又回到了那终年积雪的雪山和荒无人烟的草地，当往日的艰难困苦一幕幕掠过我们的脑际时就感到摆在我们面前的这进军路程和艰难困苦是多么渺小啊！毛主席那伟大的胸怀，英雄的气魄，和对革命充满高度的乐观主义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激励着我们，使我们感到有移山填海、开天辟地的力量。

毛主席诵罢诗句，全场响起了长久的掌声。毛主席微笑着看着我们，连连向我们摆手，说：“在座的同志有不少人是革命的知识分子，你们把我讲的这些，也编一个‘到陕北去’的歌子。现在就编，编好后给我看看，晚上就教，明天就边唱边走！”

毛主席整整报告了两个钟头。他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每个人的心，使我们的眼睛亮了，使我们的疲劳全消失了。同志们都充满着胜利信心，整个部队士气高昂，热情洋溢。许多行军需要坐担架骑毛驴的同志，也自动提出了不坐担架，不骑毛驴……

当晚，支队宣传部长彭加伦同志，便编好了“到陕北去”的歌子。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便又出发了。行军的行列里，到处都响着“到陕北去”的歌声：

陕北的革命运动大发展，
创造了十几县广大根据地。
迅速北上会合红军二五、二六军，
消灭敌人，争取群众，
巩固发展陕北红区建立根据地。

陕北的革命运动大发展，
创造了十几万赤色军队。
迅速北上会合红军二五、二六军，
消灭敌人，争取群众，
高举抗日鲜红旗帜插到全国去。

在毛主席的率领下，我们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激昂、雄壮的歌声伴随着坚定的步伐，经过了18天的行军和战斗，终于在11月21日^①胜利地到达了陕北根据地的吴起镇。

选自《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未刊稿，原件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胡安吉，原名谢国珍，1902年生，湖南浏阳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军长征时任红一军团卫生队指导员。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湖南省公安总队政治部主任、湖南省邵阳军分区副政治委员。1994年在长沙逝世。

^① 应为10月19日——编者注。

过单家集

谢翰文

单家集在甘肃省的静宁县西南，是一个较大且富的市镇，约有 400 以上居民，悉是回民。

1935 年 10 月一开头，就在部队中进行着广泛深入的争取回民的宣传解释工作，最主要的是号召全体红色战士，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全体红色战士们互相劝勉说：“在回民前面不要说猪呵！”“不要住清真寺呵！”“我们明天到的单家集就是回民地区。”

5 号的那一天，东方刚露出鱼肚的白色，起床号频吹着，我立时爬起，虽有刺骨的寒风，地面有狗牙式的冰霜，大家也不感觉寒冷。

未几就出发了。我等数人，受领向单家集群众进行宣传、调查的任务，先行出发。刹那间便走了二三十里路，进入了纯粹回民的地区。夹道群众笑嘻嘻地提壶送水，迎面而来，向我们慰问说：“同志们，今日走那里来，辛苦了，喝开水。”“你们是帮助穷汉谋利益的，喝点开水不要钱。”“今年 7 月间红二十五军经过这里，同你们一样好。”“我们是小教（回教）。”我等一面走，一面谈。“这一带回民群众，对红军的认识很好，受了红二十五军经过此地纪律严明的影响。遵守纪律，是争取群众的一个重要前提。”一个同志这样说。

一步又一步前进 30 里了，远远看见正前方房屋栉比，烟气接天，人山人海的群众，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箪食壶浆，提茶荷水，

拥挤成群。我们越走越近，越走越起劲，看见群众的热烈越兴奋，数里路的开阔地，俄顷就走到。我叫了一声：“穆斯林（称呼回民的）吃了饭吧？你们这里是单家集吧？”群众大笑答道：“是的。”“我同你们来讲讲话。”观众蜂拥而来，注目倾听。我们说到借宿营地一事，众答：“前几天就知道了，红军会经过敝地，我们自己洒扫恭候！”说到向他们采买粮食、菜蔬的时候，咸称尽有尽卖。说到汉奸卖国贼等对他们的欺骗压迫，更是怒发冲冠，巴不得红军把这些家伙一手生擒活捉，斩草除根。

我受一个年近耳顺的回民邀入他的家中。他家大小鹄立熟视，长者请我上炕，幼者捧水上来，真是如兄如弟的亲热、和蔼。看看他们衣食住地的清洁，确为普通居民中罕见。没有面垢不盥、衣垢不洗的人。食物异常干净，用具有条有理。拿了两个馒头给我吃，津津有味。

大部队来了，满街塞巷的群众，噼里啪啦的炮竹声，“同志们辛苦了”的慰问声，“为回民谋利益，争取回民的解放……”的回答声，连成一片。顿时空气紧张，热闹喧天。回民对红军如此热烈，使最富阶级友爱的红色战士们，分外兴高采烈，喜跃欢呼，连一个“聋古”（即聋子）的运输员，都发笑不已，挑起担子走跑步。观众莫不称赞红军之和蔼友爱。

我们的朱主任（瑞）特请来了两员“穆斯林”，身穿青衣衫，年近半百，嘴蓄挂胡须，体格粗壮，精神矍铄，能说汉语。与我朱主任谈的是共产党红军对回民的政治主张，以及回民的风俗习惯。因天将黄昏，这两员穆斯林，坚要回去，照常念经，不肯在部餐宿，遂欢送而返。

过了一晚，部队继续北进。红色战士们，照老例将借来的东西物件（如木板等）均如数奉还，地也打扫清洁，进行热烈的道谢。大家又亲爱的分别了。

选自人民出版社编：《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
人民出版社1955年5月第1版，1958年4月第4次印刷，第
416—418页。

谢翰文，1904年生，湖南耒阳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在红一方面军三军团政治部，编印行军快板、歌谣。1935年9月后，调任西北红军大学（即红军教导师）任校务处长，1937年1月，西北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任学员十三纵队队长、政治宣传科科长。1942年5月在山西武乡军民抗日反“扫荡”战斗中牺牲。

青石咀^①突围脱险

欧致富

部队在班佑进行短期的休整、筹粮后又焕发了勃勃生机。9月上旬我们从班佑出发向甘肃挺进。

要进入甘肃境内，必须通过腊子口。我军先锋部队在杨成武团长的率领下，歼灭守敌鲁大昌部两个营，全军顺利到达哈达铺，在那里进行整编。十三团改编为陕甘支队一纵队十三大队。大队长陈赓，政委邓华^②，总书记黄正堂。我任团特派员。

整编后，部队于9月23日向陕北根据地前进，准备与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会合，北上抗日。当消息传达到全体指战员后，群情振奋，欢欣鼓舞。革命根据地对红军战士来说，具有十分巨大的吸引力。自从离开江西根据地以来，红军进行了举世无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历尽了无法描述的艰难险阻，终于来到了甘肃。前面就是陕北根据地了，怎不叫人高兴万分呢？

这时候，蒋介石又急调胡宗南部以及西北军、东北军20余万人，在西兰公路和平凉至宁夏的公路上层层设防，部署了一道道封锁线，梦想以优势之兵力，消灭他们认为已十分疲惫的红军。

9月27日，我陕甘支队到达通渭县榜罗镇。在连长和支部书记以

① 即青石嘴，下同——编者注。

② 应为邓飞，当时叫邓富连，下同——编者注。

上干部中传达了党中央政治局作出的“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大本营”的决议。10月2日，陕甘支队兵分三路，突破了国民党设在静宁、会宁封锁线，经界石铺、高家铺突进宁夏西吉县公义、兴隆、单民一带。10月6日晚，我十三大队随纵队挺进到宁夏固原县城西南40多公里的莲花西宿营。翌日凌晨，纵队首长命令我大队留在这一带警戒从沟吉方向尾随而来之敌。要求我大队待至中午12时以后才撤离，然后经青石咀、古城东进羊房村。随队骡马、行李以及非战斗人员（除留下一匹骡子给腿伤的陈赓大队长外）一概随纵队先走，留下的全部是轻装的战斗部队。

我们预感到一场战斗即将来临，关系重大。部队自哈达铺整编后，毛主席一直跟随着右路纵队行军。这次任务完成的好坏，关系到毛主席以及整个纵队能否安全顺利通过敌人的封锁线。纵队首长和其他大队走后，大队长陈赓和政委邓富连立即召集连长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和部署了战斗任务。各连立即做好了战斗准备，决心迎击从西面以及西南面尾追而来之敌。

上午8时左右，在我们东面约15里的前方，突然枪声大作。密集的枪声揪紧了我们的神经。本来，枪声对于我们以打仗当家常便饭的红军战士来说早已不足为奇。但按时间计算，那里正是毛主席和纵队行军的地方，这使得我们十分担心。后来知道，当纵队行进到青石咀时，遇到了在这里布防的东北军第七骑兵师胡竞光^①团。敌人并未估计到我军如此迅速到达，毫无战斗准备，结果两连敌人被我纵队迅速击溃，毛主席和纵队顺利通过了平固公路封锁线。

这时候，我十三大队始终高度警惕着西面尾随之敌。至中午12时，还未见到敌人的踪影。我们便按照纵队首长的命令，向青石咀方向前进。

我们走到离青石咀约五里地的一座小山上，侦察员气喘吁吁地跑来

^① 有的回忆录回忆为“胡竞先”——编者注。